

■新作聚焦

张楚小说集《中年妇女恋爱史》:

小说的“宇宙学”

□林培源

小说“宇宙学”的诞生

张楚的小说集《中年妇女恋爱史》,和他此前的《櫻桃记》《七根孔雀羽毛》《野象小姐》《梵高的火柴》等一并,织就了一幅璀璨的小说图谱。这一次,在深入日常生活的肌理时,他也将小说技艺打磨到了新的高度。张楚秉持着作为小说家的体贴和温润,他的作品有着日常生活的余温,也揭示着普通人内心的贫瘠和丰裕;他善于捕捉人的孤独和逃离的欲望,也描绘着县城的活色生香和乡村的尘土飞扬。

《朝阳公园》里,30多年后的“我”回忆1983年和几个“病孩子”住院的遭遇。叙述人、作者和小说人物,在这篇小说中是同一的。时间的流逝使记忆荒疏,但在文字中,童年时的这段遭遇却散发着苦涩、迷离的光。《直到宇宙尽头》中的姜欣从小喜欢科普读物,小学时写过一篇关于时空隧道的科幻小说并获奖。对姜欣而言,科普读物和科幻小说是她暂时卸下生活重担、短暂喘息的载体,同时也让她时刻意识到生而为人的渺小和谦卑。蒋欣的这一喜好延续至成年,在破碎的婚姻和世俗生活中,她时不时会仰望星空,心游物外。过去/现在的落差,对应的是高贵与贫瘠、星空和尘世的迥异:“她渴望头顶上神秘高贵的星空,而事实是,她的双脚只能迈进牲畜的排泄物里……”《直到宇宙尽头》为读者勾勒出生存的真相和悖论:“宇宙的尽头,就是时间的尽头”,而“时间没有尽头,所以,宇宙也没有尽头”——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在这篇故事中泛起了回音。

《中年妇女恋爱史》更是将这一对科幻、宇宙和星系的痴迷展现得淋漓尽致。小说以每五年(或六年)作为一个时间单元,以“编年体”叙述了主人公茉莉从少女到中年的“恋爱史”。每段故事的间隔处,又插入融合真实和幻想的“大事记”。和这些真实社会事件并置的,是作者虚构的外星文明事件。在描写“中年妇女”的心态、县城的生活以及男女关系上,小说家张楚的笔力透纸背,入木三分。茉莉人生的起伏,婚姻的失败与反复,沾满了小说的字里行间,但在宇宙的长河中,又显得如此微茫,像一朵朵扑腾的浪花。

我们不妨将以上三篇视为“宇宙学”系列——围绕对“宇宙”的痴迷,一个繁复迷人的小说“宇宙”诞生了。这一小说宇宙,既跟人物和故事有关,也是作者小说观的隐秘投射。可以说,《朝阳公园》中的“张楚”叠合了成年和孩童视角,五个病孩子的集体出逃和春游,呈现的是成长中的“断裂”,外部世界带给“我”的恐惧,在“我”成年后依旧像一道阴影挥之不去;《直到宇宙尽头》的姜欣在神秘、高贵的星空和庸俗琐碎的人间烟火中摆荡并撕裂;而到了《中年妇女恋爱史》,为我们呈现这一宇宙学面貌的,则是一位隐而不露的叙述人,他们像细胞分裂,带着作者独一无二的基因,游走在浩瀚的宇宙和卑微的人世之间。小说的光束打下来,那些互为镜像的人物碎片便映照出夺目的光芒。

河流、志异,与历史的秘境

小说集中还收录了几篇和“水”有关的小。“宇宙”的诞生和“时间”有关,时间是流动的、多维的,永无止尽或往复循环的。《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水仙》《听他说》《金凤玉露》与《伊丽莎白的礼帽》,则和一条名为“涑河”的河流有关。这条河流流经小说中的“桃源县”,也流淌在现实的大地之上。如果说构成小说宇宙学的三篇朝向的是宇宙和星河,那么接下来的几篇则是河流的挽歌,借助它们,作者潜伏到了历史的地貌之下。此处的河



《中年妇女恋爱史》中,张楚伫立在喧闹的人世间仰望星空。那些为生活所累,寻求精神通道的人物在张楚的小说舞台上登台和谢幕,又在缥缈无垠的宇宙中,自由而畅快地呼吸。

流,流淌着历史的无名尸体。沉渣和残酷真相。

《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所思考的问题是“水的死亡”。小说中的“我”(一名中年房地产开发商、失眠症患者)在酒店偶遇一名乡村老妪,他们在盛夏雨夜交谈,在针锋相对的问答中,老妪向“我”剖出了“桃源县”的陈年往事,一步步逼向了“我”的内心。小说带着些志异的意味,又将历史变迁和资本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倾轧揭示出来。这里显示出作家对社会现实的体察,对弱者的体恤和对无情的权力资本的批判。更难能可贵的是,小说通过老妪对“我”家族史的追溯,从侧面进入了共和国历史的腹部,完成了一次过去/现在的叙事对接。《水仙》和《听他说》延续了“河流”的主题,《水仙》的故事发生在1960年代,女主人公和神秘的白衬衫男子之间产生了暧昧而又混沌的情感,这一情感,迥异于她和青年干部之间充满浓郁政治意味的关系。小说对女性心理的描摹如此细腻,浓烈的抒情笔调,渗透了浪漫主义的气息。某种程度上,它对火热的革命年代和政治运动构成了幽微的嘲讽。《听他说》中,志异、传说和现实进一步融合。河神和他的副手沈玉幻化成成人,他们在图书馆谈论哲学和书籍,谈论人间的种种遭遇。在河神的叙述中,《水仙》的情节得以重演。这个故事以倒置的方式,为读者揭开了《水仙》中那位月在月夜起舞,化身大白鲢的白衣男子的神秘面纱——他竟是假扮河神,潜入秘境来到人间的沈玉!可以说,这三篇呈现出和张楚以往小说不同的异质性,在如何书写历史的问题上,它们为作者提供了一种恰如其分的叙述方式,而这种方式,在作者此前的小说中难觅踪迹。当代中国与志异传奇的结合,使这三篇作品呈现出一种超然和尖锐的陌生化效果。我们不妨将其视为作者小说“宇宙”的内面,这一面呈现的是人在特定时代中的疯狂、欲念和无止境的贪婪,它的叙事形态,更接近中国传统叙事的,也为作者的现实主义拓展出异质的空间。

“向下看”和“向上看”的目光

当然,尽管有上述小说“宇宙学”所带来的异质性和

陌生化,小说家张楚最擅长的,还是那些描写人间烟火的“世情小说”,现实主义是他的小说调色盘中挥之不去的底色。这方面,以“对话体”推动情节的《人人都应该有一口漂亮的牙齿》,讲述年轻人相亲、一夜情和孤独问题的《风中事》《金凤玉露》,以及聚焦于老年人忏悔“文革”的《伊丽莎白的礼帽》,都堪称代表。其中最打动人心的莫过于《风中事》,小说中那位相亲无数次,又无数次以失败告终的小警察关鹏,热爱动漫模型,对感情有着宗教般的洁癖。在县城的逼仄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他身处境制和家庭的夹缝,犹如风中尘埃一样难以自主。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对世道人心的描摹,深刻圆熟,令人唏嘘。

《金凤玉露》将古典叙事中的浪漫做了倒置,深刻地道出了现代人情感的虚无和存在的虚妄。与此相类似,《人人都应该有一口漂亮的牙齿》以牙齿为线索,串联起三个故事,也事关现代城市中的情感牢笼。饶有意味的是,两篇小说都写到了青年人的孤独和“抑郁症”。不消说,这是另一种无意识的“疾病的隐喻”了。《伊丽莎白的礼帽》在整部小说集中似乎是一个异数。小说从“我”的视角出发,叙述了姨妈的老年生活,她练习书法、跳广场舞,又制作礼帽,并将它们兜售出去。小说的笔调带着些欢脱和幽默,但内在裹着的,却是一个沉痛的主题。姨妈看似风光的老年生活背后,是某种精神的衰落。因此,她需要不断地培养“爱好”来填补自己。小说最精彩的一笔,是“我”跟踪姨妈,目睹了姨妈的一次忏悔:“文革”中,姨妈作为革命小将,给童年玩伴徐正国的母亲剃了阴阳头,对她的精神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小说的最后,姨妈将精心缝制的礼帽送给了这位受难的母亲,而她忏悔的话,如礼帽上的翎毛,飘在空中。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至今,张楚的目光总是向下看,他站在那些草莽底层和无名之辈的中央,用慈悲的目光注视着,用敏锐的双耳倾听着,用小说家温润的笔触抒写着。到了《中年妇女恋爱史》,张楚的目光又稍稍往上抬起,他伫立在喧闹的人世间仰望星空。那些为生活所累,寻求精神通道的人物在张楚的小说舞台上登台和谢幕,又在缥缈无垠的宇宙中,自由而畅快地呼吸。

■评论

自由飞翔的“柏修斯”

——读张学东中篇小说集《蛇吻》 □张富宝

■新作快评 梁豪短篇小说《大宫女》,《山花》2018年第11期

一夸克重的小说

□贾想

“轻”与“重”如何调配,如何摆弄,如何融洽地相处于一室,一直是短篇小说的难题。有人选择摇摇扇,缓步当车,却袖里藏刀,急匆匆穷凶已见,给小说以“突然的重”。有人选择舞刀弄枪,千军万马,而后羽扇纶巾,眨眼间樯櫓灰飞烟灭,给小说以“突然的轻”。从轻而重或由重入轻,都是一种戏剧化处理,给予短篇小说以瞬间的辉煌。似乎没有对“轻”与“重”纵情的把玩,没有玄转的妙笔,短篇小说就不成其为短篇小说一样。

但是,短篇小说更加辽阔,更加不可测量。她拥有永远在颤动的胚胎。因为永远颤动,所以永远不稳定、不清晰、不可公式化。这个胚胎,就是庄子所爱的混沌——一切美妙事物的原型。混沌太脆弱了,不可凿,不可修,不可裹玩,不可拿你的脏手去排列组合。无论三分重七分轻,还是七分重三分轻,任何一种固化的叙事,都是在谋杀短篇小说。

写《大宫女》的梁豪,就懂得短篇小说的这点脆弱,所以他轻轻柔柔,始终在保护那个难以伺候的混沌。他跟随着混沌在叙事中游荡,一边护着,一边小心翼翼但饶有兴味地问:你最终会变成什么呢?一只鸟?一抔土?一掬水?而我们这些读者,作为随从的随从,又跟在梁豪后头,一边读着,一边问:这篇小说到底要说些什么呢?爱情的稀薄?梦想的失败?死亡的哀痛?

每当我们想好一个主题,想要将捕兽网套到混沌的身上,混沌就轻盈地闪开,赤裸着游去了另一个地方。

阅读成为了一场不知所终的双重跟踪。一路上,我们看到那个叫宝玉的男主角一边做着外行行当,一边试图重拾绘画的旧梦。一个梦碎的故事?我们又看到那个叫闰月的女人恍惚惚染上了渐冻绝症。一个始乱终弃的悲剧或执子之手的喜剧?然而男女二人继续在生活中,一丝激烈都不愿引发……我们想,也许混沌将始终难以成形,梁豪将始终处于巨大的迷惑之中,正如我们。

于是我们放弃了追逐。我们停在小说结束的地方,歇坐在一条河的岸边,决定以不变观万变。看,现在那个叫宝玉的男人,将依照自己爱人闰月的裸体临摹出的《大宫女》,放入了河水。而后他遵循闰月讲述给他的梦——背着病危的她,顺着河流,往家乡的方向游去。

小说中出现过的人物——闰月、徐子、小冯、阿刁、覃阿姨、看门大爷,对了,还有那只用最轻的计量单位“夸克”命名的猫,他们似乎一个比一个轻盈,一个比一个虚幻。好比夜泊秦淮,那两岸一荡而过的灯火。你经过一盏,就永久失去一盏。于是整个故事的重量在降低,终于,降到仅仅一夸克那么重,终于可以浮在水面上,随波而逝了。

张学东的新作《蛇吻》(作家出版社,2018年10月版)囊括了作者近10年间的中篇小说作品,体现了他所秉承的文学传统与雄厚的写作实力。

《坚硬的夏麦》写陆小北跳水救人成了别人眼中的“英雄”,而“我”却给出了另一种答案:陆小北在跳水的刹那,“他的内心也许有了一种被肆意的泥沙瞬间洗劫与蒙蔽的伤痛”,这样,陆小北的见义勇为就大打折扣,他的跳水与其说是救人,还不如说是为人生困境的瞬间解脱。这就使得有关“英雄”的评价显得荒谬可笑,因为它遮蔽了陆小北晦暗不明的灵魂状态。显然,陆小北的死是一个谜题,其背后有更为丰富隐秘的社会蕴含与现实纠葛。

张学东曾坦承,《谁的眼泪陪我过夜》的创作素材来自报纸上的一篇有关犯罪案事的报道,男女主人公都是懵懂少年,天真无邪。但是,作家并不满足于此,而是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语调,力图通过小说本身去探讨青少年隐秘诡秘的心理世界。小说中,作为被受害者的“她”与施害者的“他”竟然结成了攻守同盟,他们甚至相互理解、相互温暖,在走向死亡的边缘又折了回来。显然,用任何一种单一的理由都无法解释他们这些心理和行为,作家必须把他们还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之中,还原于矛盾纠葛的家庭生活之中,还原于晦暗不明的心性成长之中,这样或许才能为人物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在这部中篇小说里,我们不难发现张学东最惯用和最擅长的是对死亡、暴力、孤独、疼痛、伤害、成长等主题的书写,这使他的小说一定程度上带上了先锋小说的质素,但他并不滥用这些,也并不沉浸在对这些东西的迷恋和欣赏之中,而是努力拨开生活的层层迷雾,让小说回归到人性状态,回归到人物与故事之中,从而彰显出文学独有的思想视野和勘测深度。《裸夜》中,小报记者沈越为了拍到抓

人眼球的惊悚性新闻,甚至被误以为是小偷而抓进派出所,女朋友也因为不理解他而离他远去。但当沈越完全了解了裸奔者的生活真相之后,他未曾泯灭的良心与道德让他做出了新的选择。由此,小说对我们日益麻木、冷漠、无情、现实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对媒体社会的猎奇本能与伦理失序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对小人物贫乏破败、气喘吁吁的生活处境进行了深切的关注。

《给张杨福贵深鞠一躬》直指现实问题,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姐姐的儿子张杨福贵的悲剧故事。“福贵”是一个极具符号性的人物,他孤独、敏感,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同时又是一个与社会和家庭格格不入的失败者与局外人,他的“呕吐”病实际上是对周围环境的一种心理反应,一种消极的抵抗。“福贵”这一颇具喜感和祝福感的名字,原本不知包容了多少中国家庭的美好愿望,但最终却事与愿违,溺水身亡,这种强烈的反差性结局让人不甚唏嘘。可悲的是,这样的悲剧故事就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在不断的轮回中上演。福贵的病与死,表面上看是一个个人、一个家庭的积重难返,但实际上却折射出这个社会现实内里的深层触痛。

《父亲的婚事》是探讨老年人婚姻生活的一篇现实主义力作。小说中的父亲年事已高,妻子因为身患不治之症去世多年,他虽然膝下有四个儿女,都早已成家立业,但他们都忙于各自的生计,根本就无暇顾及父亲形单影只的晚年生活。所以父亲准备再婚,追求自己的幸福,然而却引来了子女们的高度关注和各种吐槽。小说深描了“仁、智、礼、信”这四个子女不同的隐秘心态,以复调式的方式展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与诉求。张学东没有急于判断每个人的是非对错,而是让他们在各种纠葛与争辩中显现出自己独特的价值立场与本来面目,从而暴

露出各方的缺陷和不足。对于风烛残年的父亲来说,如何安置孤独寂寞的晚年生活,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张学东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以中篇小说的方式推出了中国式老龄社会的养老这一尖锐的话题。《蛇吻》延续了张学东一贯冷峻而绵密的叙述风格,但也延宕出某些异质的东西。小说的题材是一个常见的情杀故事,而作家通过叙述的视角、叙述的语调、叙述详略的调整和其他技巧的运用等,为我们展现出小说独有的魅力,同时也触发了我们更复杂的情绪,展现出人性的悖论与困境。小说中爱欲与死亡的纠葛让人印象深刻,同时,它也指向对爱情、青春、幸福等人生问题的另一种思考。“蛇吻”是爱的最激烈的形式,但也是死的最惨烈的结局;“蛇吻”充满毒性和悲剧性,同时也映照出我们这些时时刻刻都在互相觊觎的“群居动物”生活的不堪和情感的破碎。那么,什么是爱?到底如何去爱?就成了故事之外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总体来看,小说集《蛇吻》里的作品,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都显示出了较高的水准。卡尔维诺说:“每当人性看来注定沉沦于沉重,我便觉得自己应该像柏修斯一样,飞入一个不同的空间。我并不是说要躲入梦境,或是逃进非理性之中。我的意思是说,我必须改变策略,采取不一样的角度,以不同的逻辑、新颖的认知和鉴定方法来看待世界。”卡尔维诺所说的这种“不一样的角度”、“不同的逻辑”以及“新颖的认知和鉴定方法”,在张学东的小说中已经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他就像那个善于飞入不同空间的“柏修斯”一样,能把各种各样的“沉重”化为轻逸的艺术“飞翔”。也正因为如此,张学东的小说总是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叙事方式灵活多变,主题深沉厚重,从中可以清晰看出作家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的艺术努力与道义担当。

□张楚

虚无与沉默

■创作谈

2007年,初读安妮·普鲁的《近距离:怀俄明故事》。这位美国老太的短篇粗犷彪悍、凛冽短促又蛮横,像把卷了刃的宰牛刀割拉着你的心脏。《工作史》可能是这部小说集里最短的,它不带任何情绪,只有客观叙述而没有细节描写。这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的一生,也是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当时读完就想,我也要写一篇这样的小说。

1997年元旦,我到街上买衣物。从商场出来时飘起了雪花,特别大,像被风吹碎的芦苇穗。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回头间恍惚晃到个女人,正想是谁,她已被拥挤的人流卷走。我隐约觉得,她应该是我初中女同学。声音很像,可我真的能清晰地想起多年之前的声音吗?那天,穿着一双我母亲刚从军人劳保用品商店给我买的军勾鞋在漫天雪中回家。那条路很长,我也走了很久。我在大雪中想起了很多女同学,有的面庞清瘦忘了名字,有的记得名字却忘了长相。在我的理解中,她们都那么美好,犹如春天里在夜风中摇曳的蒲公英。我记得当时有些感伤,哪天我会把她们写进小说的,我想,这样她们就不会丢失了。

2017年夏天,我开始写这篇叫《中年妇女恋爱史》的小说,我也想把它们写成短短的一篇,每章后面的大事记,我也写了点外星球的轶事,它们与茉莉无关,与爱无关,与衰老也无关,遗憾的是,它们跟时间有关。

大概是2015年深秋,我们几个哥们儿常去西门酒吧吃宵夜。我们都是小说家。我们的酒量都不错。我们都对这座陌生的城市有种倦怠感。那时,一切都是诚恳的,明亮的,有种乡村居民的愚拙,或者说,散发着雨后蚯蚓的腥气。通常喝着喝着会有人哭起来。有人哭泣是好的,这让我觉得暖和、心安。我还记得某天宵夜归来,异样地冷,硕大的杨树叶片簌簌地砍在车上,竟裹着霜与雪。我们在夜风中踉跄着走,谁也不肯说话。就是那天,在满场飞舞的酒令声中,我们每人讲了一个关于牙齿的故事。他们到底讲了什么我已全然忘却,不过,我还记得他们的牙齿被烟雾缭绕的样子。我怀念那年的深秋,我怀念那年的情谊——单纯总是让我们将它与美德粘连在一起,变成日后对庸俗生活最直接的质询。《人人都应该有一口漂亮的牙齿》,算是对那段日子的虚构与怀想吧。

也是2015年初冬,从宜昌上船,开始了为期四天的三峡之旅。在行将抵达重庆的晚宴上,勒·克莱齐奥倡议在座的中国作家每人写篇关于“水”的小说。我恍惚想起故乡的那条河流,那条差点在夏天干涸的河流。在水中生活了数千载的神,如果河流消失,他们何去何从?是在等待中消亡还是迁徙水草丰美之地?在众神衰落的时代,在神话消解的时代,人类的贪婪为何仍得到造物之神的青睐?水的死亡比人的死亡更让人沉思。我陆续写下了《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水仙》《听他说》。当然,《金凤玉露》与《伊丽莎白的礼帽》里也有那条叫做“涑河”的河流。

《听他说》中我构建了臆想的神的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对宇宙充满敬畏的男人,我猜度那些神也不知晓自己的来历,也会在对未来的惶恐中怀疑造物之神的存在。当然,我让河神喜欢阅读,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维特根斯坦,纯粹是一厢情愿。

《风中事》,我只是想谈谈年轻人的爱情。在我有限的阅读史中,似乎只有19世纪的欧洲小说里,男人娶女人或女人与男人谈恋爱才拿金钱做量器。一谈之后的欧美小说中似乎就很少出现如此赤裸裸的用钱来衡量的恋人关系。而在中国当代生活中,爱情正模拟着欧洲小说里的金钱标杆,它如此醒目,如此自信又如此若若无入,仿佛只有如此,它才像动物的性器官一般存在并散发出谁也不说出却心知肚明的气味。爱情在金钱和利益、财产和家庭的综合角力中,显现出一种暧昧、复杂,跟浪漫主义没有一丝关联的面目,到底是人类情感立体化、多元化的探索,还是人类情感扁平化、简单化的不堪呈现?

我其实是个挺悲观的人,当然,大多时候,我努力地热爱这个世界,热爱他人,甚至热爱我们本应该憎恶的。只不过,随着时光的重叠与消逝,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沉默,越来越觉得一切都无需阐释。我不知道,这是否也是“热爱”的一种?麦克白知道自己的夫人死后曾感叹:“我们所有的昨天,只不过是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人生不过是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上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白痴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莎士比亚说得没错。福克纳也在《喧哗与骚动》的结尾面无表情地说:“他们在苦熬”(They endured)。毫无疑问,我们是“他们”,银河系是“他们”,宇宙是“他们”,没准,连“时间”也是“他们”。

然而,我更喜欢物理学家劳伦斯·克罗斯的那句话:“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形成你左手的原子可能和形成你右手的来自不同的恒星。这是我关于物理的最诗意的事情:你们都是星辰。”没错,我们就是星辰,我们也是时光本身。所有诞生并存在过的,都会在沉默中等待着与时光融为一体。这一切,无比美妙却浑然不知。